

出家的因緣也是跟我聽經有關的，也是有相關的，從小不懂佛法，但是看到出家人也很羨慕，後來聽經聞法知道一點道理。我是三十四歲出家的，是家父過世四十九天。當時台北佛陀教育基金會剛成立沒有義工，我去當義工。後來家父過世了，我跟師父報告，父親已經往生了，所以當時我們師父上人就勸我出家。他講，你把這個出家將來弘法利生的功德，迴向給你父親，比你去打水陸功德還要大。第二個勸我出家是日常法師，他也鼓勵我出家。第三個是捐獻佛陀教育基金會這個房子的護法，簡豐文居士他是建築師。當時出家我還是在猶豫，因為在家習氣重不敢貿然出家，也聽了幾年經，知道出家不是我們想像那麼容易。想想自己一身習氣不太敢，還是做在家居士！所以在那邊猶豫。後來被簡居士臭罵一頓，他說我捐了這個房子供養你們，我一個月還要付六萬塊的護持費，我袈裟穿了一半；你是光棍一個你在考慮什麼？我被他臭罵一頓。後來我說好、好，那就出家！所以就硬著頭皮出家了。

我們師父上人他也會看，因為跟著他聽經十五年，也常常碰面，雖然沒有很親近，聽完經走出來總會碰碰面，他也知道我在家有些不好的習氣，需要調整、調整，所以就叫我跟日常法師學戒律。日常法師真的很嚴格，以前當兵出軍操，後來出家出佛操，真的也是非常嚴格的。我出家那個時候，果清律師也去跟日常法師參學，所以我們也相處住了一個月，清公和尚也修得非常好。我一些習氣，真的是被日常法師一百八十度的調整了。在家的時候神經衰弱晚上睡不著，都睡早上的；一出家不行了，十點睡覺，四點起床，四點我才剛剛要開始睡就要起來了。所以起來頭都是暈的，但就是要

起來。在家晚上有時候吃宵夜，大陸叫吃夜宵，嘴饞喜歡吃。出家過午不食，晚上不能吃，肚子餓得要命，只能用觀想的，沒辦法吃了。在家，我當兵的時候還沒有抽煙，二十四歲到社會工作，就開始學抽煙，抽到三十四歲抽了十年，十年的煙齡。當時做義工，在家居士就比較沒有拘束，佛陀教育基金會的管理員，我們都很熟悉，抽煙都請客，請來請去的。

出家那一天我換了僧服，原來是在家俗家的衣服，跟他就很方便，香煙互相請客，他請我一支，我請他一支。出家那一天從樓上佛堂走到樓下，那個管理員姓陳是個退伍軍人，大陸過來的，看到我又拿一支香煙給我，本來手要伸出去，後來看到這個衣服：不行！就收回來了。出家前一天晚上還在吃肉，我想明天開始沒得吃了。所以在家、在社會上也染上抽煙、吃肉，這些不好的習氣。但是有經教的薰習，還是有這個基礎，明白這個道理。所以出家，我們師父叫我跟日常法師學戒律，我知道應該是這樣，不然我就不要剃度，就做在家居士。要剃度當然我不能不做一個大轉變，所以也是咬緊牙根。反正不剃就不剃，要剃了，死也就不能走回頭路，就只有往前走，所以咬緊牙根，真的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調整。

節錄自：WD20-031-0012淨土集—印光大師法語菁華（第十二集）